

百年战争期间法国领土上的自由军团

许二斌, 杨慧英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百年战争间歇期,大量由失业的雇佣兵聚集而成的自由军团在法国领土上肆虐。除了抢劫和绑架人质索取赎金以外,自由军团更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征收保护费。自由军团内部组织具有一定民主色彩,其首领常常是选举出来的,他们多数出身于乡绅或小贵族。多个自由军团常常聚拢在一起形成可怕的军事力量,不仅可以攻城掠地,而且能在野战中击败王室军队。直至百年战争末期,查理七世建立具有常备军性质的部队取代对雇佣兵的依赖,才使法国摆脱自由军团的困扰。自由军团的破坏和挑战刺激了法国常备军的建立,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法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

关键词: 百年战争; 法国; 自由军团

中图分类号: K132; K56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9)03-0165-08

百年战争堪称中世纪晚期西欧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由于战争时断时续,在战争间歇期产生大量失业的雇佣兵,由他们聚集而成的团伙不仅对法国及其西欧邻国的乡村和城镇造成严重破坏,其军事威力甚至可以挑战世俗和教会的权威,并直接威胁教皇的安全。法语文献中一般将这些团伙称为“compagnie”(有“结伴”“群”“伙”等涵义),英语文献中称为“free company”或“free companion”,有时也称为“grand company”或“great company”。汉语世界对这些团伙关注较少,一般词典中都将“free company”解释为“中世纪的雇佣兵团”,其实并不准确,它实际上是欧洲中世纪雇佣兵当中的一种特殊形态,根据其含义似乎可以翻译为“自由伙伴”“自由团伙”或“自由军团”。本文将统一采用“自由军团”这一称谓。自由军团是中世纪晚期西欧值得关注的社会群体,但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并不充分。安东尼·牟克勒(Anthony Mockler)分析了封建制衰落与自由军团兴起的关系以及封建法律对自由军团的影响。^[1]肯尼斯·福勒(Kenneth Fowler)以类似传记的形式对1360—1369年活动于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西部的一些著名的自由军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2]菲利普·康泰敏(Philippe Contamine)、迈克尔·马里(Michael Mallett)和威廉·凯菲洛(William Caferro)等学者则从不同侧面考察了14世纪活动于意大利的自由军团。^[3]中世纪晚期欧洲的自由军团最主要的活动范围是法国和意大利,因为西方学者对意大利领土上的自由军团已经有较多研究,本文将集中探讨百年战争期间法国领土上的自由军团。我们将首先从百年战争双方军队的构成入手探讨自由军团的形成过程及其成员的动机,在此基础上讨论自由军团的收入来源、成员的出身分布及其组织结构;然后结合具体事例讨论自由军团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破坏与挑战,以及教俗权威应对这些挑战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最后考察百年战争末期查理七世如何通过军事

收稿日期:2018-0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转型时期欧洲雇佣兵问题研究(1350—1800)”(14BSS045)

作者简介:许二斌,男,山西文水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杨慧英,女,云南维西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改革使法国彻底摆脱自由军团的祸害。

一、百年战争中英国与法国军队的构成

由于封建征兵方式内在的缺陷,也因为君主财政资源的增加,12至14世纪西欧各国王家军队组成方式中封建义务的重要性持续下降,支付报酬的成分则不断上升。自1159年亨利二世推行盾牌钱制度以来,英国大部分骑士可以通过支付盾牌钱代替军役义务,但国王的直属封臣男爵和伯爵仍旧需要带领自己的家臣亲自为国王服军役,除非他能提出不亲自服役的正当理由并提供适当的替代者。拒绝服从召唤的直属封臣不仅需要支付盾牌钱,还要支付沉重的罚金。百年战争时期,英国王家军队是由封建性质的内核与数量庞大的具有雇佣兵性质的骑士共同构成的。封建性质的内核包括国王本人和他的直属封臣,以及那些直属封臣的家臣。除这些人以外,军中大部分并非出于封建义务而是为了报酬而来的骑士,其中还包括大量来自威尔士、爱尔兰及欧洲大陆的雇佣兵。1337年,当爱德华三世决定对法国发动战争时,英国议会把战争持续期间对羊毛的征税提高了一倍,议会法令规定王家军队中每名骑士都将领取国王的报酬,尽管他们需要承担自己的生活费用,但可以保留在战争中以战利品或战俘赎金形式获得的个人收益。到了这个时代,骑士领取报酬、为获利而作战已被视为常态。^[4]

法国军队的情形也差不多。到百年战争之前,骑士以服军役换取土地占有权的制度已经衰落,只交地租免服兵役的土地占有方式已成为法国的标准制度。国王只有通过许诺高额的报酬才能招募到军队。被高额报酬与战利品、战俘赎金等利益吸引到法王麾下的,不仅有大批本国的骑士,还有大量来自热那亚、德意志等地的雇佣兵。在克雷西战役中,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有大约1.2万名骑士(包括来自外国的骑士)和6000名热那亚弩手,还有大约2万名步兵。^[5]

总之,百年战争中英法两军都是由基于封建义务服军役的贵族构成的人数较少的核心,结合大量为报酬而来的雇佣兵而组成的,同时那些基于封建义务走上战场的大贵族也从国王那里领取报酬。尽管雇佣兵在欧洲已经活跃了几个世纪,但只有到百年战争时期,雇佣兵才取代封建方式成为西欧占主导地位的军队组成方式。在这个时代,封建军队、城市民兵和乡村民兵都已成为辅助雇佣兵的力量,“军事行动操纵在雇佣兵团伙手中,没有哪个国家或君主可以不雇佣他们而可以期望伟大的军事胜利甚至国家的继续存在。”^[6]

二、休战与自由军团的形成

在1346年的克雷西战役和1356年的普瓦提埃战役中,英军均获大胜,英国人几乎成为法国的主人,甚至法国国王约翰二世也成了英军的俘虏。因此,战争已经无法进行下去。1360年,双方签订了布列塔尼条约,结束了百年战争的第一阶段。作为布列塔尼条约的重要内容,法国须向英王爱德华三世割让大量领土,并应于1361年9月29日之前移交给爱德华三世,而爱德华三世则应将占领的其余法国领土交还法国。然而,条约的执行绝非易事,原因是待移交领土上的驻军不肯轻易撤出。由于得不到军饷或者得到的军饷不足,很多要塞的驻守部队已开始依靠勒索周围的乡村来维持生存。只有在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金钱后,他们才肯撤离所占据的要塞。驻守部队撤离前索要的这种款项在法语中的原文是“rachat”,意为“赎金”。根据布列塔尼条约,英王爱德华三世的“臣民、盟友及追随者”所占据的要塞,守军撤离时索要的赎金应由英王爱德华来承担。由此可见,这个时代的雇佣兵将他们所占领的要塞视为自己的战利品,即便是雇主——由于战事停止,或许应该改称前雇主——也只能通过向他们赎买的方式让他们撤出。布列塔尼条约签订后一周内,华威伯爵同意在得到1.2万金法郎的赎金后撤出他所占据的巴黎周围的9座要塞。但像他这样迅速的撤

离是少见的,有些要塞的驻守部队迟迟不肯撤出。英王委任的代表需要与各要塞驻守部队的首领逐一谈判,所以原定于1361年9月完成的领土移交工作直到1362年春天才大体完成。光是1360年10月至1362年3月间法国北部约50座要塞的驻军撤离赎买费用就花了大约1431千克黄金。^[7]

颇费周折的领土移交工作完成后,和平条约总算得到执行,然而对于被战争严重破坏的法国及其邻国而言,更严重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战事的停止使财政不堪重负的国王和饱受战争蹂躏的百姓得到了喘息机会,但对雇佣兵们而言,和平的到来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布列塔尼条约对于解散的部队没有做任何安排。在和平条约的执行过程中,只有少数要塞的驻守部队撤出后得到被法国雇佣的机会,其余大部分雇佣兵失业了。这些失掉工作机会的士兵聚集在他们自己选择的首领周围,形成了一个规模不等的武装团伙,肆虐于法国各地的城镇和乡村。这些自发形成、没有雇主、自行决定行动目标和路线的武装团伙就是自由军团。^①

正如安东尼·牟克勒所指出的那样,自由军团的出现与当时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不相容的,在封建制度中每个人都终身固定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这一制度剥夺了那些没有高贵的出身但已证明自己是优秀战士的人的发展空间。这些人在社会上是不可能获得崇高地位的,但是在战争中他们不仅可以赢得荣誉还可以通过抢劫和索取赎金获得财富。对他们而言,和平是不可忍受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观念,雇佣兵抢劫战利品和索取战俘赎金都是正当合法的行为。假设战争中有一个英国人被一个法国人俘获,被俘的英国人获得释放后拒绝支付之前承诺的赎金,俘获他的法国人可以求助于英国的法庭,即便两国正在激烈交战中,那名法国人也可以期望在英国法庭上获得支持,反之亦然。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他们参加的是合法的战争。这里的合法战争是指由君主或至少是男爵以上的封建大贵族发动的战争,也就是所谓的“公共战争”(与“公共战争”对应,中世纪欧洲有“私战”的概念,但“私战”只能以对方的身体和生命为目标,不能抢劫财物和索取战俘赎金,因此很难引起雇佣兵的兴趣,况且中世纪晚期已经没有“私战”了)。^[8]布列塔尼条约签订后,雇佣兵们不仅丧失了领取报酬的机会,抢劫战利品和索取赎金也变成非法行为,他们甚至被要求在一定期限内离开法国。^②

对于那些人参加自由军团的动机,中世纪的编年史家们已经有准确的观察。法国著名的编年史家让·弗鲁瓦萨尔(Froissart)这样描述英国人约翰·霍克伍德(John Hawkwood)成为一名自由军团首领的动机:英法两国签订布列塔尼条约而使战争停止时,霍克伍德不过是一名贫穷的骑士,他不想就这样返回英国,因为他认为在那里他什么也赚不到。当他看到所有战士被要求离开法国时,他使自己成为一个被称为“迟来者”(Les Tart-Venus)的自由军团的首领。^[9]有一次两名修士用习惯的用语跟霍克伍德打招呼说“上帝赐予你和平!”霍克伍德愤怒地回嘴道“上帝拿走你们的布施!”修士们解释说他们并没有冒犯的意思,霍克伍德说“你们在路上遇到我的时候祈祷上帝让我饿死怎么不是冒犯我呢?你们不知道我是靠战争生活的而且和平会让我破产吗?”^[10]在弗鲁瓦萨尔《编年史》的另一处,来自加斯科涅的自由军团队长巴斯考特·德·莫雷昂(Bascot de Mauleon)的话以最简洁的方式解释了自由军团的成因“尽管国王们之间达成了和平,他们(指休战以后从各处要塞撤离出来的雇佣兵)总得以某种方式活下去吧!”^[11]

① 实际上,在1356年法国国王约翰二世被俘后的混乱时期,这种自由军团已经产生,只是到布列塔尼条约签署后的领土移交过程中,这些团伙的数量迅速激增。

② 1361年11月18日,英王爱德华三世派两名代表前往法国负责搜索那些继续“像战争期间一样”掠夺战利品、抢劫和勒索赎金的英国臣民,给他们设定期限离开法国,如果他们不遵从就逮捕他们,如果不能将他们逮捕就汇报上他们的姓名。

三、自由军团的收入来源、成员构成与组织结构

中世纪晚期欧洲的自由军团本质上就是失业的雇佣兵团伙。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兵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没有雇主,所以他们自行决定他们的行动目标和路线。与战争中的雇佣兵一样,抢劫和勒索赎金是自由军团重要的收入来源。中世纪的文献在提及自由军团时总是将他们称作“匪帮”或“恶魔”。因为他们并非在合法的战争中效力于某位雇主,自由军团的所有活动都被认为是非法的。从理论上讲,被自由军团俘虏的人获得释放后是有权拒绝支付他所承诺的赎金的,但这样做的后果是如果被同一个自由军团的成员再次俘获就会被处死,因此自由军团通常都可以得到他们索要的赎金。此外,自由军团还发展出一项更为稳定的收入,就是向附近的市镇和村庄征收保护费。保护费是那些市镇和村庄用来购买被自由军团进攻和抢劫的豁免权的一种费用。许多自由军团还任命了专门负责处理保护费事务的官员(clerc de patis)。

规模较大的自由军团都有自己的名号,最出名的有白色军团、迟来者、帽子军团、星军团、圣乔治军团等等。中世纪的文献提到某个自由军团时常常会指出他们是“英国人”“加斯科涅人”“德意志人”等等。通常情况下每个自由军团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其中多数人往往来自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缺乏文献记载,我们无法了解自由军团普通成员的出身分布状况。现存的文献记载显示,自由军团首领来自于广泛的阶层范围。有些自由军团首领出身于社会的最底层,比如罗伯特·萨利(Robert Salle)早年是英国诺福克郡萨利村的农奴,约翰·约尔(John Jouel)曾经是多赛特郡阿伯茨伯利修道院的一名农奴,威廉·休盖特(William Hugate)曾经是约克大主教的一名男仆。也有一些自由军团首领则来自于显赫的贵族世家,比如赛金·德·巴德富尔(Seguín De Badefol)是加斯科涅地区一个大封建领主的儿子,贝拉尔·德·阿尔布雷特(Berard d'Albret)和他的异母兄弟贝尔图凯·德·阿尔布雷特(Bertucat d'Albret)则来自朗德省地位显赫的阿尔布雷特家族。^[12]不过,从总体上看出身卑微或显赫的自由军团首领都只占少数,大部分自由军团首领来自于这两者之间的乡绅或小贵族家庭,其中有些人本来就具有骑士身份,也有的人在从军过程中得到提拔并受封为骑士。

自由军团内部组织具有很强的民主色彩:他们的首领常常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重要决定都是在团伙内部广泛征询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的,并且按照等级和功劳来分配战利品。^[13]尽管有些自由军团首领不是选举出来的——例如前文提到的约翰·霍克伍德、赛金·德·巴德富尔与贝尔图凯·德·阿尔布雷特等人^①——他们是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军人,通过把一部分雇佣兵同伴聚拢在自己周围形成自由军团,但这个聚拢过程完全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从本质上讲,自由军团所有成员之间,包括首领在内,都是一种伙伴关系。当然,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平等。自由军团内部存在着等级和分工。比如说,14世纪欧洲雇佣兵中重装骑兵的薪水高于弓箭手,在自由军团分配战利品时,一名重装骑兵获得的份额也高于一名弓箭手。另外,自由军团内部还有一些处理专门事务的人员,例如前文提到的处理保护费事务的官员,有负责管理财务的司库,还有负责起草协议等工作的文书等等。

在自由军团从事的活动中,往往是规模越大越有优势。所以许多单个的自由军团常常汇合在一起行动,以便进行较大规模的军事活动或者更加有效地威慑其勒索对象。这种情况下,即便有些自由军团首领在行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自由军团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且不存在单一的

^① 选举出来的自由军团首领的例子有:英国人约翰·艾墨利(John Amory)、约翰·克雷斯韦尔(John Cresswell)及罗伯特·伯克黑德(Robert Birkhead)等。参见 Kenneth Fowler, *Medieval Mercenaries. Volume I: The Great Compan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2001, p. 5。

领导者。首领们需要通过开会讨论来做出决策。缔结协议的时候,自由军团方面所有的首领都会在上面签名。在有些自由军团与交战对手签署的和平协议上,自由军团方面甚至有多达30多人的签名。1362年布里涅(Brignais)战役结束后,因为自由军团方面没有单一的最高统帅,法国王室和教皇英诺森六世委派的谈判代表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让所有的自由军团首领都同意某项协议。在此前一年的圣灵桥(Pont-Saint-Esprit)危机中,教皇与法国国王的代表不是通过一项协议,而是与自由军团的不同组成部分单独签署多份协议让这些团伙撤离圣灵桥。^[14]

四、自由军团的威胁及教俗权威的应对措施

自由军团的成员大多是具有作战经验的专业军人,当多个自由军团团伙联合行动时,可以聚拢成可怕的军事力量,乃至对当时的世俗权威形成挑战,并且对教廷的安危构成直接威胁。

法王约翰二世在普瓦提埃战役中被俘后,绰号为“大司铎(Archpriest)”的骑士成为一大群来自不同国家的重装骑兵的首领。这些士兵发现法国王室给他们的军饷已经停止,继续留下来看不出有什么出路。于是他们在“大司铎”率领下挺进到普罗旺斯,攻占了那里的不少设防城镇和城堡,并在远及阿维农的整个地区大肆劫掠。在阿维农的教皇英诺森六世和红衣主教们感到十分惊惧,他们一方面将家里所有仆从武装起来日夜警戒,另一方面与这伙自由军团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自由军团首领“大司铎”带着他的部分追随者进入阿维农,并几次在宫中与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同桌进餐,所受到的礼遇就好像他是法国王子一般。教皇不仅赦免了他的罪,而且在他离开时还交给他4万克朗(crown)以便他在伙伴中分发。^[15]

1360年12月28日夜,另外一队自由军团突袭占领了罗纳河上的战略重镇圣灵桥。圣灵桥是罗纳河上仅有的4座桥梁之一,它位于教皇所在地阿维农的上游25英里处。桥的两端各有一个筑有雉堞的高塔护卫。圣灵桥镇位于罗纳河西岸,有城墙护卫。守卫桥梁和城墙的责任本来是属于城市民兵,但在自由军团到来前不久,由法国国王的一名警卫官指挥的一支增援部队进驻圣灵桥以加强防守。占领圣灵桥使自由军团控制了去往阿维农的通道,从而可以勒索过往的商人和旅行者(其中包括许多世俗和教会的显贵)。此后数月当中,聚集到这里的自由军团越来越多,切断了从北方通往阿维农的物资供应线。

从自由军团占领圣灵桥的时机来看,其目标应该是夺取法国王室在南方征集到的用于支付法王约翰二世的赎金。按照计划,法国财政大臣委任的两名代表将在圣灵桥把这笔约合46.4千克黄金的钱交给让·苏凡(Jean Souvain),再由他武装护送至巴黎。让·苏凡在12月27日晚间或28日凌晨抵达圣灵桥,但财政部委托的那两名代表没有按时抵达。他们在阿维农听到圣灵桥被占领的消息后,带着那笔钱回到了尼姆(Nimes)。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自由军团有攻占阿维农的计划,教皇英诺森六世还是感受到严重的威胁。他采取的措施首先是呼吁自由军团撤离,紧接着将他们开除教籍,最后对他们发动了全面的十字军征讨。1361年1月17日至26日,教皇分别向法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阿拉贡国王、热那亚总督以及法国的许多公爵、伯爵及其他贵族和市镇致函,要求为即将到来的十字军行动提供部队。接下来,他还向那些领地位于罗纳河流域及邻近地区的世俗领主和教会领主致函,要求他们拦截从法国各地奔赴圣灵桥的自由军团。

由奥斯提亚(Ostia)红衣主教担任最高统帅的十字军在罗纳河东岸集结,由法国军队总司令(Constable of France)与一名法军元帅指挥的法国王军在罗纳河西岸集结,加入十字军的有包括阿拉贡国王派来的600名重装骑兵和1000名步兵。这些部队分别从罗纳河东西两岸对圣灵桥发起进攻。但是对圣灵桥的围攻战进展并不顺利。教皇和法国国王都缺乏支付军饷的资金。根据弗鲁瓦萨尔的说法,教皇期望十字军提供免费的服务,讨伐自由军团的十字军战士得到的将是灵魂的救赎,而不会有其他形式的报酬,结果十字军当中的许多人都离开了,有的去伦巴第(意大利北部)充

当雇佣兵,有的回家,有的甚至加入到自由军团当中,致使自由军团的人数日益增加。^[16]在武力讨伐难以奏效的情形下,教皇只得寻求促使自由军团撤离圣灵桥的其他途径。教皇派人将意大利北部的蒙特弗尔拉(Montferrat)侯爵请到阿维农,承诺付给他一大笔资金,让他招募那些占领着圣灵桥的自由军团,将他们带到伦巴第以效力于蒙特弗尔拉与米兰公爵之间的战争。根据中世纪编年史家们的记载,教皇英诺森六世为此一共花费了10万弗罗林(flurin,13—16世纪佛罗伦萨铸造的金币,每个弗罗林包含3.54克“纯”黄金),其中3万直接付给自由军团,其余7万付给蒙特弗尔拉侯爵;除了即将在伦巴第服役的报酬以外,蒙特弗尔拉侯爵向自由军团支付了6万弗罗林让他们撤出圣灵桥。在罗纳河西侧,法国王军的两名统帅同样是用赎买的方式让自由军团撤离,不同之处在于这些自由军团撤离圣灵桥后的目标将是效力于阿拉贡对卡斯提尔战争。^[17]

自由军团不仅可以攻占防御良好的要塞和城镇,而且能够在大规模野战中击败王室军队。布里涅是里昂西南大约8英里的一个小镇,位于一个周围有几座小山的平原上。14世纪时这座小镇有很好的防御工事:包括一座城堡,小镇周围有两重城墙环绕,并有一条引入河水的护城河。早在1360年布里涅就被自由军团占领过一小段时间,作为他们威胁里昂的一个基地。1362年3月,布里涅再次被自由军团攻占,法国国王约翰二世派哈尔克·德·波旁(Jacques de Bourbon)统帅的一支由6000名骑兵组成的王军赶来,试图夺回被自由军团占领的城镇,并阻止自由军团继续北上。1362年4月6日,由小梅斯琴(Petit Meschin)等人率领的自由军团与围攻布里涅的法国王军在布里涅城外的平原上展开对决,结果法国王军被彻底击溃,死伤无数。最高统帅哈尔克·德·波旁身负重伤并在几天后死亡,军中大批高级贵族成为俘虏。这场战役的战俘赎金和战利品数额如此巨大,使自由军团所有成员都“富裕起来”。^[18]

如果说教皇召集的十字军与法国王军在圣灵桥不能用武力击败自由军团还可以用缺少资金或当时阿维农城流行瘟疫等来解释的话,布里涅战役法国王军的惨败则更清楚地证明了自由军团的军事威力。^①既然军事手段和开除教籍的精神责罚都无法有效解决自由军团的祸害和威胁,法国国王、封建领主和教皇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以下措施似乎也是可以原谅的:即设法将这一祸害引向其他地方。教皇曾试图推动自由军团对土耳其人进行十字军征讨,许多自由军团已向未开化的普鲁士进发,但他们到了阿尔萨斯就折返回来。离开法国的自由军团一部分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并在阿拉贡与卡斯提尔之间的战争中大量阵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自由军团的威胁),更多的自由军团则越过阿尔卑斯山去了意大利。

五、自由军团的没落

当大部分自由军团或者去了西班牙或者去了意大利以后,那些留在法国的自由军团虽然很少再对世俗和宗教权威构成直接威胁,但他们继续在法国各地乡村和城镇进行劫掠和勒索,所造成的危害只有此前不久发生的黑死病可以与之相比。随着百年战争进程的时断时续,自由军团的命运也在不断变化:当战端重启时,他们就成为领取报酬的雇佣兵,休战时期他们就再次成为自由军团。

为了使自己的王国摆脱自由军团的危害,法王查理五世(1364—1381年在位)竟连占星家都用上了。查理的御用占星家托马斯·德·皮赞(Thomas de Pizan)先查了占星表,然后制作了5个金属小人像,在每个小人像的下巴和胸口放上标志,再把取自法兰西不同地区的泥土填入小人像,最后把这几个小人像分别埋到取泥土的地区。占星家向国王保证说他的方法可以让自由军团消失,

^① 根据中世纪意大利编年史家维莱尼(Villani)记载,布里涅战役中自由军团方面的兵力与法国王军的人数大致相当,双方各有大约6000名骑兵。详情请参见Kenneth Fowler, *Medieval Mercenaries. Volume I: The Great Companies*, p. 49.

但自由军团并没有消失。^[19]直至15世纪中期,自由军团的破坏一直是困扰法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存在于1435—1444年间的“敲竹杠者(Ecorcheurs)”更是自由军团发展史的一个顶点。1435年12月,法国境内所有大的自由军团在阿尔萨斯举行会议,并达成一个协议,他们以划分各自活动范围的方式对法国领土进行了瓜分。^[20]在这次会议后形成的“敲竹杠者”竟有1.5万人的规模,超过当时西欧任何君主能召集的人数。他们的活动成为刺激法王查理七世(1422—1461年在位)进行军事改革的一个主要动力。

1439年,法国三级会议通过了一项法令,法令规定:只有国王才有权招募军队,未经国王授权的武装力量都是非法的。当然,自由军团的祸害不是靠一道法令就能消除的,以前的法国国王已尝试过多次类似的努力。然而,15世纪40年代查理七世的改革的确取得了成功。他通过建立具有常备军性质的敕令骑士连队(compagnies d'ordonnance)不仅恢复了瓦卢瓦王朝领土上的秩序和安全,而且在1449—1453年迅速征服了英国在欧洲大陆除了加莱以外所有的领土,以法国的胜利结束了百年战争。

查理七世一方面通过三级会议将原来只在特殊情况下征收的土地税(taille)变成一种固定的税收,为建立常备军奠定财政基础,另一方面利用1444年与英国达成休战的契机,在1445年建立了由1500个兰斯(每个兰斯有6个人,包括1名重装骑兵、2名弓箭手和3名随从)组成的敕令骑士连队。敕令骑士连队的官兵都是根据年龄、身高、体能、勇气和作战能力等条件从以前的雇佣兵中选拔出来的,加上按时支付军饷和定期点名、检查等制度,使这支常备军在军纪和作战能力方面具备了超越自由军团的优点。包括“敲竹杠者”在内的自由军团一部分被吸收进新成立的常备军,一部分被强迫解散,而那些拒绝服从的则被王室派出的常备军逐步剿灭。^[21]至百年战争结束时,法国终于摆脱了自由军团的困扰。

六、结语

虽然自由军团的活动在研究中世纪晚期史的文献中经常被提及,但国内外学术界对自由军团的认知基本上还处于含混不清的状态,常常错误地把它们称为中世纪晚期的雇佣兵团伙。本文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系统梳理自由军团的诞生过程、组织结构、活动特点及其影响揭示其根本性质。从本质上讲,中世纪晚期欧洲的自由军团并不是雇佣兵团伙,只不过这些团伙的成员大多来自于被解雇的雇佣兵,其作战经验和威力又使他们成为潜在的雇佣兵,所以才导致许多人把自由军团与雇佣兵团伙混为一谈。然而,“自由军团”一词中的“自由(free)”含义就是指他们没有受雇于任何人,而是自行决定行动目标,靠抢劫、绑架和收取保护费等方式生存。严格地说,一旦这些团伙找到一位雇主,开始为雇主效力时,就不能称作“自由军团”了。

作为雇佣兵的一种存在形态,自由军团并非中世纪晚期西欧所独有的现象。实际上,色诺芬《长征记》中记载的那一万名希腊雇佣兵就是自由军团的前驱。^[22]不过,百年战争时期自由军团的泛滥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一方面是西欧军队构成方式演变的结果,到百年战争前夕西欧军队的主要成分已经是雇佣兵;另一方面,百年战争旷日持久、时断时续导致战争间歇期大量雇佣兵失业,这是催生自由军团的直接原因。事实证明,武力围剿、金钱贿赂或祸水他引等措施都无法根本解决自由军团造成的问题。直至查理七世建立具有常备军性质的敕令骑士连队来取代对雇佣兵的依赖,才根除了自由军团在法国的祸害。常备军的建立是封建制度衰落以后,法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自由军团是在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走上历史舞台,并一度靠近舞台中心位置的角色,他们在法国城乡造成的严重破坏及其对教俗权威的挑战,直接刺激了法国常备军的建立,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转型的进程。

注释:

- [1][4][8][10]Anthony Mockler, *Mercenaries*. London: Macdonald and Company Ltd., 1970, pp. 25-41 27-28 29-30, 37-38 50.
- [2]Kenneth Fowler, *Medieval Mercenaries. Volume I: The Great Compan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 [3]Philippe Contamine, *War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Michael Jon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4, pp. 158-161.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Barnsley: Pen & Sword Books Ltd., 2009, pp. 25-50. William Caferro, *Mercenary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Sien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4.
- [5]William Urban, *Medieval Mercenaries: The Business of War*. London: Greenhill Books, 2006, p. 91.
- [6][21]Paul Douglas Solon, *Charles VII and the Companies D'Ordonnance, 1445-1461: A Study in Medieval Reform*. Ph. D. Thesis of Brown University, 1970, pp. 12-13 21-39.
- [7][12][14][17][18]Kenneth Fowler, *Medieval Mercenaries. Volume I: The Great Companies*, pp. 24-27, 11-12, 35-36, 52-53 36 46-51.
- [9][16]John Froissart, *The Chronicles of Froissart* (Translated by John Bouchier and Lord Berner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04, p. 221, 143.
- [11][15]Froissart, *Chronicle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eoffrey Breret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68, p. 282, 148.
- [13]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Barnsley: Pen & Sword Books Ltd, 2009, pp. 26-27.
- [19]William Caferro, John Hawkwood, *An English Mercenary in Fourteenth-Century Ital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94.
- [20]A. Tuetey, *Les Ecorchés Sous Charles VII*. Montbéliard: Henri Barbier Imprimeur-Editeur, 1874, pp. 8-9.
- [22]色诺芬《长征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责任编辑:陈双燕]

Free Companies in France during the Hundred Years' War

XU Er-bin, YANG Hui-ying

(History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free companies composed of mercenary soldiers who had lost their jobs during the intermissions of the Hundred Years' War ravaged throughout the territory of France. Besides robbery and ransom from their hostages,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income for free companies was the extortion of protection money. There was a sense of democracy within free companies. Usually, the captain of a free company was elected by its member. Most captains came from families of gentry or lesser nobility. Free companies tended to join hands with each other and become a formidable military force that could not only conquer fortresses and towns but also defeat the royal army in battles. France did not rid itself of the troubles created by the free companies until Charles VII set up a standing army to replace the mercenary soldiers in the last stage of the Hundred Years' War.

Keywords: the Hundred Years' war, France, free Companies